

一个关于天外来客的话题

张桂沼 张心彧

摘要: 是否有天外来客光临过地球,人类有着共同兴趣,投入大量精力,开展各种探索研究。然而,除了天空中偶而出现的不明飞行物“UFO”,除了希腊‘费斯托斯圆盘’、古希腊‘青铜机械装置’、巴格达电池、美洲玛雅遗址‘水晶头骨’、印度人迹罕至的山洞中‘外星人壁画’等等或真或假的传说,对天外来客的蛛丝马迹,时至今日,几乎没有更多斩获。笔者向来喜欢读史,一次偶然机会,笔者有幸读过北宋沈括‘扬州大珠’一文。从古人遗存的文献中似乎可以发掘出天外来客的蛛丝马迹。此文是笔者个人兴趣所致写就,内容严谨性较为欠缺,纯为个人爱好的一点延展,若各位读者读到此文觉得荒谬,切莫怪罪,权当博君一笑。

关键词: 宋朝史料;沈括;地外文明

前言

一次偶然机会,笔者有幸接触北宋沈括^[注1]‘扬州大珠’一文。这并非笔者自谦,真是可遇不可求,若刻意求取,三生三世不一定找到。当然要也承认,除了偶然,阅读的方法也很重要,读书不可一带而过,要对文章精磨细研,才能汲取营养,才能有所收获。

北宋年间,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沈括也脱离不了农耕社会的大背景,在其《梦溪笔谈》“扬州大珠”一文中,他未妄加猜测、胡乱结论,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、如实记录下这‘异事、奇事’。难能可贵的是,沈括忠实、准确地为近距离目击珠型器物的孙觉^[注2]记录下大珠在江苏高邮湖活动的完整场景,让现代人得以从中窥得一二,揭下似乎是地外高级文明造访过地球的神秘面纱。而同时代的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等巨匠大笔留香,佐证了沈括的“大珠”。

全世界、全人类应永远感谢沈括、铭记沈括,也应永远感谢苏轼、曾巩、黄庭坚、秦观,铭记苏轼、曾巩、黄庭坚、秦观。

一、沈括‘扬州大珠’文的内容分析

似乎是某种地外高级文明曾造访地球,这是笔者作了一番认真思考后对‘扬州大珠’一文得出的结论。说来真巧,近一段时间,笔者习作小说《走进沈括》。写到沈括,必然会提及沈括笔下的‘扬州有一珠’的文章,便对此文进行了一番极为深入细致的考证。

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第369条,即卷二十一异事异疾附中,有短短二百六十余字的文章,记述了北宋时期,扬州出现大

珠的奇事。

原文如右:嘉佑中,扬州有一珠,甚大,天晦多见。初出於天长县陂泽中,後转入甌社湖,又後乃在新开湖中,凡十馀处,居民行人常常见之。馀友人书斋在湖上,一夜忽见其珠,甚近。初微开其房,光自吻中出。如横一金线。俄顷忽张壳,其大如半席,壳中白光如银,珠大如拳,烂然不可正视。十馀裏间林木皆有影,如初日所照;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;倏然远去,其行如飞;浮於波中,杳杳如日。古有明月之珠,此珠色不类月,荧荧有芒燄,殆类日光。崔伯易尝为《明珠赋》。伯易,高邮人,盖常见之。近歳不复出,不知所往。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,行人至此,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,名其亭为“玩珠”。

沈括文中提及的樊良镇乃北宋置,在今江苏高邮北,离城十八里^[注3],提及的友人姓孙名觉。孙觉,北宋皇祐元年(1049年)进士,江苏高邮闵桥人,后举家迁住高邮城北门外大街。现在,孙觉的后代依旧住于此处。

孙觉向沈括讲述自己亲遇‘大珠’的奇事。孙觉说得真切,沈括听得认真,又将这一奇事写成短文。短文写得更为真切、准确、精道。

孙觉所讲、沈括所写的扬州一珠,指的就是在扬州高邮湖中出现的大珠。古代高邮有八景“甌社珠光、耿庙神灯、西湖雪浪、邗沟烟柳、玉女丹泉、露筋晓月、镇国寺塔、神山爽气”闻名于世。八景中有五景离不开高邮湖,‘甌社珠光’是高邮八景中的第一景。

高邮湖又称珠湖、璧瓦湖,古泻湖、新开湖。高邮湖,

西与安徽省天长县接壤，西北、北、东北与江苏金湖县、宝应县相邻，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、江苏省第三大淡水湖，属浅水型湖泊。由36个大小湖泊组成，湖湖贯通，其中较大的是珠湖、颍社湖、平阿湖。

千百年来，大凡土生土长的高邮人，自小就听老人们口口相传高邮八景，尤其是“颍社珠光”的故事，令无数人神往。笔者就是一个地道的高邮人，自小听得老人们无数次讲述这神奇动人的故事。

仔细品读该文的内容，会更觉得有趣！

那些日子，孙觉要备考进士，就在高邮湖上找了一条船，锚定在湖心安静之处集中精力，日夜苦读；一天夜晚孙觉感觉湖面上有点异样，抬头向舱外望去，只见一大珠浮在湖面，孙觉与珠相距非常近，看得也很真切。

孙觉看到了两个珠子。（这两个珠子是重要话题，放到后面专门讨论）看见了大珠内部的结构，大珠的门能自动开启，房内面积有半张席子大小。房内强烈的光，强烈到什么程度呢？白光如银，烂然不可正视。强光照到房外，十多里远处的林木皆呈现各自的影子，强光还将天空映得赤如野火！最后孙觉看见大珠突然从自己身边远去，其行如飞（其实就是飞行），停浮在很远的湖面上，象初升的太阳，发出旭日般光芒！

北宋时期，当时的世界处于农耕时代。机械的、电气的、电力的产品不仅没有，就连概念也还没有出现。没有探照灯设备、没有飞机、水上飞艇、也没有其它飞行器，沈括、孙觉只有见到了真实的景物，才能叙说、描写得真切。

那么，高邮湖大珠究竟是什么？

有近代天体学家细读沈括的这篇短文后，大胆推测可能是天外来客的飞碟光临。1985年在纪念沈括逝世890年学术研讨会上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席泽宗发言提到：我们注意到《梦溪笔谈》第369条，认为可能是古代已有UFO（‘飞碟’）降临地面的证据。

关于‘飞碟’，最早介绍飞碟是在十九世纪。1878年1月美国农民马丁看到空中有一个圆形物体，美国称作“飞碟”。20世纪40年代开始，美国上空发现会发光的椭圆盘飞行器。此后，其他国家也有人见过飞碟。飞碟的中文名叫‘不明飞行物’，外文名简称‘UFO’；形状有碟形、螺旋形、雪茄形等；人们更多关注是‘地外高度文明’引发的UFO现象。

将孙觉所见、沈括所写的高邮湖大珠与近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地所见‘飞碟’作一番比对：

二者外形基本相似；二者外表都具有发光特性；二者都能飞行，大珠飞行在水面，飞碟驰骋于天空。

我们再将高邮湖大珠与‘飞碟’的不同之处作个比对：

目击距离不同：孙觉看到大珠时，人与珠完全近距离、面对面；现代人类看到的‘飞碟’都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只是遥望。

目击到的内容有多有少：孙觉真有幸，有极好的机遇，不仅看到大珠的外观，更看到其房内，看清房内的面积大小，看见房内的白光；光束刺眼、远照，甚至映红天空。可以说，孙觉看得真切、详实、内容较为丰富。

现代人类对飞碟的了解，一直局限于其外部形状及飞行姿态，至于有没有内房、房内有何陈设，一概不知。武断地说，如果孙觉看到的真的是外星飞碟，那除了孙觉，现代人何时才能看到飞碟的内部结构，谁也不知道。

沈括笔录记述的高邮湖‘大珠’有几点值得重视和回味：

一是‘大珠’在高邮湖上反复出现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，目击过大珠的不只是孙觉、崔伯易一两个人。更有本地住民、行人无数，十多年，无数次，若干人。二是沈括笔下大珠的活动场景，被描述得极其仔细，十分真切。珠房内强烈的光束，完全可以与现代电力照明画上等号。三是沈括笔下还记述了另一个目击证人崔伯易。崔伯易，高邮人，文学家、诗人，说话口吃，是沈括的另一友人，俩人常有交往，常有见面。崔伯易不仅是另一个有名有姓的目击者，还是当年写下《明珠赋》（赋名有误，将在后文解说清楚）的目击者。四是沈括不是怪诞小说作家、也不是科幻作家，他一生治学严谨，那种虚假、武断的文章，都与他的人格品质格格不入，应该相信沈括所写文章内容的真实性。

下面专门剖析沈括文中的两个‘珠’字。“扬州有一珠，甚大”、“初微开其房……，俄顷忽张壳，其大如半席，壳中白光如银，珠大如拳，烂然不可正视”。文中出现两个“珠”字，究竟是同一珠还是两个珠？很显然，这‘甚大’的扬州一珠，是指漂浮在湖面上的大珠整体。‘壳中白光如银，珠大如拳，烂然不可正视’，明明白白此珠如拳头，是房内之物件，必然小于房、更小于整珠，所以两珠当是一大一小，此珠非彼珠。

接下来重点揭示小珠的神奇，孙觉所见、沈括所写“壳

中白光如银，珠大如拳，烂然不可正视”，细细品读，这珠原来是个发光体，白光如银正是来自这拳头般大小的发光体。发光体太亮了，亮得刺眼，亮得不能直视，亮得十多里外的树林尚被照出影子，亮得天空赤如野火。这小珠发出的是什么光？首先沈括说了：‘它不类月’，不是月光。那么它发出的是什么光？萤火虫？烛光？秸秆燃烧的光？动物油燃烧的光？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燃烧发出的光？统统都不象、统统都不是。究竟是什么光呢？联想到现代社会电灯的光，高邮湖大珠壳内白光如银是很有可能是类似于电灯的器物发出的。

但是即使是现代也轻易不会有哪种人造的光如此强烈、照射如此之远，使用时间如此之长；以探照灯为例，探照灯不可能将十多里以外的物体照出影子来，更不可能照得天如赤火。

太阳光是从天上照射到地面，豈有太阳光是从房子里边发射到外面来？

其实，电灯泡本身并不发光，电灯泡发光不过是个‘二传手’。电灯泡发出的光是它的上端有‘电能’，由上端的‘电能’转换而来的‘光能’。电灯泡的上端才是名符其实的发光源。那么上端是不是当下社会比比皆是的火力发电、水力发电、风力发电、潮汐发电、太阳能发电、核（裂变、聚变）电，再由这些电能转换成光能？

假设是上述渠道系统发电，最起码得有电缆输送，由电线连接到电灯泡上。可是若由外部的电线连接到珠房内的电灯泡上，这样的大珠就被电线‘拽着’，被拽着的物体还能飞得起、飞得远吗？现代的飞机能在连接着电线的状态下起飞吗？显然不可能。

亦或是大珠内有发电机装置，若如此，为何孙觉没有听到发电机的隆隆响声？亦或大珠房内电灯泡是储存了核变的电能光能？如今地球上已有为数不少的核电站。建个核电站，先得预防核泄漏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核泄漏时常发生。如果高邮湖大珠确系核变电源，一整套的反应堆设施真该够复杂庞大？会不会大珠内有核电站储能装备？核电装机容量大的发电系统，目前最成熟的储能技术为抽水蓄能，但对选址要求苛刻，布置不灵活、响应不迅速。对比高邮湖大珠，皆不符合。大珠发光源哪有什么核反应堆、哪有什么防泄漏设备、措施，高邮湖大珠灵巧、轻便、简略，与外界了无绳索牵拽，独立自由，完完全全‘裸体’一个。可以推断，高

邮湖大珠的发电发光源，应是一种比核电更为高端的发电发光材料和技术。

高邮湖大珠房内小小的电灯泡及其运载工具，很可能是“地外高级文明的杰作”。总之，孙觉所见、沈括所写高邮湖大珠，很可能是地外高级文明很早就光临过地球。

二、沈括‘扬州大珠’文的其他佐证文献

时间：公元1049年（北宋皇祐元年）；降落地点：中国江苏高邮湖；停留时间：至少十多年；运载工具：珠形飞碟；目击者：北宋皇祐元年进士、高邮人孙觉，北宋诗人、高邮人崔伯易及高邮本地住民、行人等若干；信息来源：北宋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第369条目；沈括的另一友人、高邮人、诗人崔伯易及其所著“明珠赋”。依据、证据：了不起的小小‘电灯泡’。

既然《梦溪笔谈》写得如此清楚，它的读者不下万人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发现，这很难说。平常人们都是欣赏沈括的文学作品，没有从学科的角度去分析。再者，沈括仅用了四个字“珠大如拳”，极易被忽视，正所谓‘邻家有女初长成，藏在深闺人不识’。

900多年前的沈括，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用笔墨，记述了珠形飞碟在高邮湖活动场景的人。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话，那么沈括的笔墨，还给人类传递了又一个信息：天外来客不仅降临过地球，而且他们能与地球人近距离、长时间接触、和平相处、相安无事。

坦率地说，沈括的‘扬州大珠’揭开‘天外来客’之谜，只能算是一件孤证，不太能服众。同一时期的许多诗人词人、辞赋家们用自己的笔墨文字，多角度、多镜头地描写了‘天外来客’的场景，使得‘扬州大珠’更加璀璨夺目、丰富多彩。

先以苏轼《游金山寺》为例。熙宁四年七月，苏轼因抵制‘王安石变法’，遭新党排挤打压，被降职外放，贬为杭州通判。离京途中于十一月初三路过江苏镇江。经老僧苦留，一同夜观寺景江景，写下《游金山寺》。对于这首诗，苏轼还特地作了附注“是夜所见如此”（即亲眼目睹）。全诗录于下：

我家江水初发源，宦游直送江入海。闻道潮头一丈高，天寒尚有沙痕在。中泠南畔石盘陀，古来出没随涛波。试登绝顶望乡国，江南江北青山多。羈愁畏晚寻归楫，山僧苦留看落日。微风万顷靴文细，断霞半空鱼尾赤。是时江月初生魄，二更月落天深黑。江心似有炬火明，飞焰照山栖鸟惊。

怅然归卧心莫识，非鬼非人竟何物？江山如此不归山，江神见怪惊我顽。我谢江神岂得已，有田不归如江水！（出自四部丛刊本《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）；

苏诗的中间段落“二更月落天深黑。江心似有炬火明，飞焰照山栖鸟惊”，这‘飞焰照山’与沈括的‘十馀裹间林木皆有影’记述几乎雷同，明白地记述了江中炬火照得金山如同白昼，强烈的光束吓得栖鸟再也无法入眠，紧张得叫个不停……苏轼进而提出反问：“非鬼非人竟何物？”由于苏轼与沈括都生活在农耕时代，俩人都十分慎重，承认遇到‘奇事、异事’，同样不妄下结论。

孙觉的乘龙快婿、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黄庭坚一首《寄外舅孙莘老》是一首描写高邮大珠的好诗：“鼈社湖中有明月，淮南草木借光辉。故应剖蚌登王府，不若行沙弄夕霏。”

另一位目击过异珠的高邮籍文学大家秦观，更是留下辉煌诗句“蜿蜒戏神珠，正昼飞霹雳。草木无异姿，灵气殊郁积。”秦观将‘扬州大珠’誉为‘神珠’，赞其飞行神勇犹如‘霹雳’，‘灵气’特殊，成了描述‘扬州大珠’的神来之笔。

同时期一位家居高邮湖新开湖畔的文人庞元英，在《文昌杂录》也记载下了目睹神珠的经过：“庄居在高邮新开湖边，一夕阴晦，庄客报湖中珠见，与数人同行小草径中，至水际，见微有光彩，俄而明如月，阴雾中人面相睹。忽见蚌蛤如芦席大，一壳浮水上，一壳如帆状，其疾如风。舟子飞小艇竞逐之，终不可及，既远乃没。”

还有更惊人的说项：有资料记载唐代有个崔伯阳，唐肃宗朝御史中丞，著有《珠赋》^[注4]，所写正是高邮大珠，崔伯阳将高邮湖大珠出现和活动的的时间向上推前了三百年左右。因篇幅太长，仅摘录部分于下：

珠赋（并序）崔伯阳〔摘录〕

高邮西北有湖名鼈社，近岁夜见大珠，其光属天。尝问诸渔者，言或遇於他湖中，有窃谋之者，则风辄引船而去，终莫能至。……若夫川泽之精理则不然，不宝於人，独宝於天。今此有夜光之珠，产於深渊。其始也，天和景晴，湖波夜平，烟冉冉以四收，万籁息而无声。则知珠也凛气将之，若海月之升，含彩吐耀，周隅皆明……被绿苔以垂纓，挹奔星这光芒，吸沆瀣之精英。木散景兮扶疏，草露实兮红青。林鸟惊而移枝，群犬愕兮争鸣。……是故数者我固谓之货也，能不为之笑耶？……

上述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庞元英、崔伯阳等几位历史人物的作品，虽不能如沈括的264字短文那么明快地描绘‘大珠’的内部结构，恰也点出‘大珠’奇特无比的光亮，‘霹雳’神勇的飞行速度！！

这与孙觉所见、沈括所写的‘大珠’是完全相通的。

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以及庞元英在各自诗词中所记述的珠光踪迹，如果仅单个作品的品读，根本不能表明其是天外来客，但将其与沈括的扬州大珠联系在一起品读、分析，虽算不上‘铁证’，却不能不承认其是‘其它佐证’。

笔者在高邮档案局两位女士的帮助下，从高邮州志中寻得一份资料。这份资料为宋崔公度所作赋，名曰《珠湖赋》^[注5]，无标点符号便是九百九十二字。恰恰写的“高邮湖大珠”；由于篇幅太长，只能摘录少许，以飨阅者：

邮有湖名鼈社，夜现珠光烛天，人窃谋之则风（人想去捉他，他却飞驰而去，无法靠近），辄引船去终莫能得……岂世人之敢指名哉！（崔公度坦陈：如此神秘的物件，平凡的人怎么能胆大妄为地为其命名！）……不宝于人独宝于天，今此有夜光之珠，产于深渊，……天和景晴，湖波夜平，烟冉冉以四收，万籁息而无声，则是珠也，凛气将之若海月之升，含彩吐耀，周隅皆明……光芒吸沆瀣之精英，木散影之扶疏，草露实兮红青，林鸟惊而移枝，群狗愕而争鸣……

崔公度何许人，是否正是沈括‘大珠’一文中的崔伯易已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崔公度的文章与沈括的‘大珠’相互印证，相互证明那个年代确实存在有强光、能飞驰的‘大珠’活动在高邮湖水域！！

概言之，北宋皇祐、神宗年间，除了北宋百科全书式大科学家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第369条目专门记载有‘扬州大珠’，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墨客，也纷纷将自己所见‘扬州大珠’记录在自己的诗词赋作之中，成了‘天外来客’光临地球的又一件件佐证！为“铁证”大大增添了份量！

明代高邮州境图中，在高邮城北首还绘制着‘玩珠铺’的建筑，也能印证沈括文章中的‘玩珠亭’。^[注6 王鹤篁《高邮县志》]

笔者觉得，大珠如果真的是地外高级文明的飞行器，那么如此高端的发电发光技术，在我们现在人类的认知里面可能是运用了暗物质、暗能量。

当代科学探索及研究成果告诉人们，所有行星、恒星、气体加起来的总质量仅占宇宙总质量和能量的5%，而暗物质、暗能量却占宇宙总质量和能量的95%。

如果真有地外高级文明，可能有一些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、轻松自如地掌握运用暗物质、暗能量来发电发光的超级技术。当然，这只是笔者的推测、猜想，当今地球的的科技水平还无法考证暗物质、暗能量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北宋大科学家 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第 369 条；

附注：

[注 1] 沈括，钱塘人（1031-1095）、1051 年荫袭。1063 年中进士，历任扬州司理参军，朝廷编校、馆阁校勘、提举司天监、翰林学士，权三司使、知宣州。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，加龙图阁学士。1082 年因徐禧兵败永乐城，连累遭贬，跌出政坛。降授闲职，晚年隐居润州。一生著作颇丰，有“梦溪笔谈”等宏篇巨著，‘扬州大珠’正是其‘梦溪笔谈’的 369 条目。

[注 2] 孙觉（1028 ~ 1090），江苏高邮人，北宋文学家、词人、进士。曾先后任湖州等七州知州、知谏院、太常少卿、

秘书少监、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，、龙图阁学士兼侍讲，提举醴泉观。元祐五年谢世，在各地卸任后，民众多数为他建生祠或列为名宦。孙觉本是近距离观看到‘大珠’唯一之人，他为何没有记述‘大珠’的作品，很是令人生疑。本文作者似乎在王鹤所修高邮县志中找到答案：孙觉一生著作颇多，其研究方向重点在周易及春秋时期，如周易传、书解、书义口述、春秋经社要义、春秋经解、春秋尊王、春秋学纂等十二种类书籍。孙觉可能觉得‘大珠’并不重要，未加研究。不知如此分析对否？

[注 3] 樊良镇，北宋置，一说在今江苏高邮北离城十八里，汉樊哙常游此处，为之立祠；一说在高邮西四十里；不能详之。

[注 4] 唐代崔伯阳的“珠赋”出自全唐文 / 卷 0434。

[注 5] 崔公度的《珠湖赋》现存高邮市档案局《高邮州志卷十一 下 赋》。

[注 6] 详见王鹤主纂《高邮县志》中历代修志记略。